

08.11

木兰县党史资料汇编

(二)



中共木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

一九八八年一月

中共木兰县党史资料

汇 编

(二)

中共木兰县党史工作办公室

一九八八年三月

继承党的光荣传统

锐意改革创新

中国共产党光荣伟大的历史，永远是中国人民的骄傲。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中，不乏气壮山河的壮举，多有叱咤风云的英雄，但是，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，才真正做到了改天换地，星转斗移，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篇章。

木兰县的党组织，是中国共产党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她在党的全部奋斗历史中，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。整理、研究並记录下来木兰县党组织的历史活动，是有着重要意义的。

地方党史，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。在我们努力探索並实践木兰县两个文明建设的进程中，回顾並总结一下我们所走过的道路，是大有益处的。这对于我们把党的方针政策与木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，走适合我们地方特点的振兴之路，会起到纠错扬正的借鉴作用。这就是人们所说的“历史可资治。”

地方党史，就发生在我们的地方，距我们最近。它直接而具体地反映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。用它作为教材，教育我们的党员、群众和子孙后代，将会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增加许多生动形象感和亲切感，收到良好的效果。这就是历史的“教化、育人”作用。

总之，把我们木兰县党史资料征集好、整理好，是我县精神文明设建的一项重要内容。让我们在搞好这项工作的同

时，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，科学地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，锐意改革创新，使我们在党的十三大精神指引下，把木兰县的各项工作搞得更好。

中共木兰县委副书记 杨如森

1987年12月16日

目 录

● ● ● ● ●
§ 抗日活动 §
● ● ● ● ●

蒙古山地区抗日活动综述.....	1
蒙古山战斗.....	5
抗联密营勘察记.....	8
访问谭宝禄同志录.....	12
蒙古山地区抗日活动调查访问录.....	14
铁蹄蹂躏下的木兰人民.....	18

● ● ● ● ●
§ 建党建政 §
● ● ● ● ●

木兰县党的建设与政权建设.....	23
东兴县的历史综述.....	35
孟戈非同志来信.....	44
解放木兰的前前后后.....	47
彭影（张明伦）同志来信.....	59
木兰县解放初期点滴回忆.....	60
1946年——1947年末县委干部调整情况.....	71
访问老七团排长庞万孝同志录.....	73

● ● ● ● ●
§ 土地改革 §
● ● ● ● ●

木兰县的土地改革运动.....	75
访问王兴华同志录.....	90
关于对旧的换工形式的调查及改进意见.....	92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§ 留言集锦 §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参观《木兰县地方党史展览》留言集锦 155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§ 附 录 §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木兰县国民党组织情况 159
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§ 编 后 话 §
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 ●

编后话 161

蒙古山地区抗日活动 综述

蒙古山，原名蒙古尔山，是木兰县西部山群中较大的山峰。以蒙古山为中心，四周散座着棺材砬子、簸箕山、大黑山、骆驼山、水葫芦岭、骆驼砬子及尖山子等大大小小的山峰，虽然一般都在海拔四百至六百米左右，但它们组成了互相掩映、纵横联系的战略要地。

由于蒙古山区的地势险要，便于军事活动中的藏（躲藏）、溜（退却）、伏（埋伏）、出（突然出现）、阻（阻击），因此，自古以来这一带就战事频繁。早在辽金时代，就有腊醅、麻产领导的农民造反队伍，在败退过程中，曾据蒙古尔山，并在该山脉的分支城子山修筑城堡，抵御官军的追剿。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孔广才、李春等率领吉林桦皮沟金矿工人起义，经依兰、通河，直奔蒙古山地区，并在此招兵买马，队伍日益扩大。光绪三年（1877），呼兰、巴彦、木兰等地贫苦农民造反，失败后，各支零散队伍复聚在蒙古山地区，坚持斗争。进入民国年间以后，这里更是“绿林强人”出没的地区之一，先后有大小匪股十余支活动在蒙古山及其周围地区。

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日寇铁蹄蹂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，抗日烽火遍地燃起，蒙古山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，自然地成为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。

首先是马占山部下的“宫旅”、“姚旅”进入木兰县，在蒙古山地区抗击日寇，因缺乏支援，又无良好组织纪律和

统一指挥，不久便溃散退走。继之，各股不同字号的匪队，在民族抗日热潮的推动下，纷纷举起抗日旗帜，流动于蒙古山及其它地区。如“九江”、“长山”、“化民”、“一抹脸”、“滚地龙”、“南霸天”、“朝阳”、“大东来”等等。这些武装力量，多带有土匪气，既打日本，又骚扰地方，但多是为了筹集粮饷而袭击大户，较少掠夺贫苦百姓。他们在各自的山头设“殃子房”，捉到地主、资本家的人质，看管在“殃子房”内，以后通知其家属带钱来赎，过期不赎，则处死，手段是很残忍的。这些力量，在日寇的打击下，有的溃散，有的销声匿迹，有的分化瓦解，一部分坚持抗日，一部分投靠了日伪。

1933年10月4日，一股号称“南霸天”的武装力量，联合木兰镇部分警察，进攻县城，袭击县公署，击毙了日本参事官久泉隆。

1936年（伪满康德三年），赵尚志、李兆麟等人率抗联三军部分力量进入木兰，在蒙古山地区收编了“九江”、“化民”、“大东来”、“一抹脸”、“长山”等武装力量。

1936年5月，赵尚志率三军第八团和少年连，在蒙古山开会时被五百余名日伪军包围，发生了著名的蒙古山突围战，消灭了大批日伪军，部队安全转移。

1936年6月，李兆麟率部队在木兰县吉兴乡南江沿（陈切糕屯）袭击日伪江上巡逻队，缴获迫击炮两门、重机枪两挺。然后在吉兴乡南利东小学校召开群众大会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。7月13日，赵尚志指挥收编后的“化民”、“九江”等队伍，配合李兆麟从通河带过来的整编六师一团，袭击了日军驻屯的新民镇，夺得轻重武器24件。7月

29日，他们袭击了日伪滨江县三县（巴彦、木兰、东兴）联合指挥所（驻木兰县），据敌人向伪省警务厅报告称“这次袭击损失惨重。战死者11人，负伤者7人，被拉去者（即被俘）9人。被掠去铳器轻机一挺、弹丸846发、电话机1个，日、满国旗各1面，还有许多衣物。”

1936年至1939年初，李兆麟率抗联部分队伍以木兰北部和通河北部山区为依托，坚持斗争，并经常活动于蒙古山周围的白杨木河、大肚川、徐家沟、拐把桥、孙家粉房、大烟沟和大灰堆等地。

赵尚志在蒙古山突围战后，率队离开了蒙古山地区。蒙古山地区尚留有几股被收编的武装力量，由赵尚志委任“长山”为总指挥。1941年（康德8年），发生了著名的“半拉山子”战斗。日伪军四百人左右，“围剿”蒙古山地区的抗日力量。各股抗日武装，合计有二百多人参加战斗，并且有一部分抗日救国会会员也投入了战斗，战斗整整打了一天，使日伪军损失惨重，以失败而告终。在这次战斗中，“长山”受重伤而牺牲。

抗联大部队撤走以后，经常在蒙古山活动的有几股小股抗联部队。李兆麟、冯仲云、陈雷、朴吉松等经常出没于这个地区。其中以朴吉松小队活动最为频繁，当地老百姓叫他们为“大裤裆队”。他们在蒙古山周围村屯建立了抗日救国组织，发展队员达六、七十人。其中仅友谊村（原名新屯乐），就有抗日救国会会员26人。今仍健在的孙跃山老人说，他们这些救国国会员，主要是给抗联送信，充当向导，给抗联部队买粮食、衣物、子弹和药品。孙跃山的父亲也是抗日救国会会员，一次给抗联队伍买子弹三千发，被江南的

“胡子”抓住。后来赵尚志给江南的“胡子”写封信，才给放回来。有时抗日救国会员还直接参加军事活动，如半拉山子战斗，孙跃山等四人参加了军事行动。孙恒屯的孙恒，曾跟着朴吉松外出活动，在转移时掉了队，朴吉松大声招呼孙恒，结果被敌人暗探听到，回到家后被日伪抓去杀害了。

1943年的“巴、木、东太检举”，新屯落的26名抗日救国会员，被敌人逮去24人，只剩下孙跃山和高生两人因外出而幸免。

1942年6月，朴吉松指挥的抗联十二支队的一部分人员，曾连续袭击蒙古山周围地区的日伪军。6月7日夜间，他们以5个人的力量巧袭了白杨木河上游的日本欢喜岭开拓团；9月11日，朴吉松率12名抗联战士夜袭大贵镇，9月18日，他们又火烧石头河。这些战斗，都是主动出击，既给抗联大部队筹集了经费，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，又大大地扩大了抗联的影响，鼓舞了抗日群众的爱国热情。

1942年末，抗联小部队也都撤离，进入苏联境内休整。日寇疯狂的扫荡，加上随之而来的残酷的“巴、木、东大检举”，使蒙古山地区的抗日活动暂时停止了。

(宋国玺整理)

1986、12、25

蒙古山战斗

1936年5月，抗日联军开始西征，赵尚志军长率领我们八团和司令部少年连，从江南的依兰出发，经方正过松花江，到木兰附近的东兴镇住下了。离东兴镇不远有座蒙古山，山上树茂林密，是一个理想的游击区。部队决定留下一个连在这里开辟新区，在庆安、铁力一带发动群众，壮大抗日力量，狠狠打击敌人。

一天，赵军长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，研究如何开辟新区问题。突然侦察员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报告军长，敌人把我们包围了！”赵军长镇定地说：“不要慌，说说详细情况！”侦察员擦了擦汗说：“大约有三百多鬼子和二百多伪军，从南面、东南面、北面、东北面，把我们围上了。”赵军长说，“情况紧急，一连担任阻击，掩护部队从北面突围！”一连连长叫韩玉书，兼指导员工作。这个人有勇有谋能打仗，他下令全连迅速抢占蒙古山制高点。当我们跑上山时，鬼子也赶到了山脚下的开阔地。鬼子指挥官跳下大洋马指挥鬼子兵展开梯次队形，向山上发起攻击。鬼子兵一边向山上开枪，一边呀呀怪叫着往上爬。韩连长命令我们：“沉住气，等鬼子爬上半山腰再开火！”我们隐蔽在大树和巨石后边，枪口瞄准敌人。敌人爬近了，连眉目都看不清了。这时连长喊了一声“打！”机枪、步枪一齐开火，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在敌群开花，敌人留下一具具尸体，连滚带爬地退下山去。

败下去的鬼子，用迫击炮、六〇炮、掷弹筒向山上轰，

炸得树断石飞，烟尘滚滚。但对我们威胁不大，全连无一伤亡。鬼子狂轰滥炸之后，又向我们发起第二次攻击，这回鬼子胆小多了，爬几步就趴下打一阵枪，再向上爬，爬几步再趴下打，我们不管他这一套，当鬼子爬上半山腰时，又是一顿猛打，敌人倒下一大片，没有送命的就趴在地上，利用他们同伴的尸体作掩护向我们还击，交替掩护向上爬。

敌指挥官见从正面攻不上来，又组织一部分鬼子绕到侧面向上攻。因为我们居高临下打敌人，真是枪枪见血，敌人组织4次进攻，都被我们打了回去。

与此同时，赵军长组织大部队一个猛冲，就突破了伪军包围。“伪军兄弟们，我们是赵尚志部队，不想死的快让开！”战士们一边喊，一边向北突围。伪军大部分是抓来的受苦人，本来就不愿意为鬼子卖命，纷纷向两边让开，嘴里扎呼着打，朝天上放空枪。司令部和大部队无一伤亡地冲出重围，安全转移了。

午后4时多，我们接到立即撤出阵地的命令。韩连长让我们班留下来掩护（此时我是一班班长），他带全连从另一个方向向蒙古山山里退去。连长带着队伍刚一走，敌人就从三面围了上来，密集的子弹象雨点似的从我们头上飞过。我看硬顶不行，就撤出密林子，来到一道小土岗上。岗上种的是小麦，有3寸来高，子弹打在地面上，在我身前身后溅起股股烟尘。突然，老战士孙宽叫了一声坐在地上，原来是腿肚子被子弹打穿，幸好没伤骨头，我急忙用绑腿给他紧紧勒上让他带领全班往土岗后边撤，我在后边掩护。这时天阴了，黑沉沉的乌云从西边滚过来。天骤然暗了下来。这时敌人追了上来，我打倒了前边几个，后边的才停下。就在这时，一

声巨雷响过，瓢泼大雨从天而降，一时天昏地暗，十几米以外就看不见人了。这下鬼子没咒念了，我们才松了一口气。

夜间10时，我们冒着倾盆大雨，踏着泥泞的山路赶上了大部队和司令部。我先向团长高品一汇报了情况，他又带我向赵军长汇报。赵军长说：“你们辛苦了，不要去找连队了就留下来吧。”

注：此文是钮景芳同志写的回忆录，发表于《哈尔滨日报》（1985年8月15日第三版）。因是发生在我县的抗日活动，故录于此。

钮景芳同志是抗联老战士，1936年、1937年和1942年，曾在我县活动过，参加过抗联十二支队袭击大贵、欢喜岭和石河战斗。

抗联密营勘察记

1936年至1939年，抗联（前身为东北人民革命军）第三军及后来在此基础上编成的第三路军，在木兰一带活动较为频繁。这里流传着许多感人心肺的抗日故事，也存留着许多抗联活动的遗物、遗迹。

1986年4月初，我们从通河县创业乡请来了抗联老战士兰会田同志。他是抗联三军六师一团战士，1936年至1937年，随部队活动在木兰北部山区，曾和李兆麟将军一起行军作战，今年已69岁，身板硬朗。两年前他曾到木兰北部山区寻找过当年活动过的地方，但因年久时湮，地理不熟，未能如愿。这次经过多方回忆，确认当年的密营在乱柴顶子，决定顺当年行军的路线一步步查寻。

乱柴顶子在木兰县北部的东兴镇以东，距东兴镇约60华里，距木兰县城150华里。那里是小兴安岭支脉，群峰耸立，岭岭相连，均在海拔六百米以上，是人迹罕至的混交林区。

4月11日，县党史办宋国玺等4名同志及抗联老战士兰会田，在县委办公室的支持下，乘车到达东兴镇的东升村。东升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，对我们的考察工作十分支持，周到地安排了食宿，并给派1名常跑山的猎手做向导。

4月12日清晨6时，考察队伍从东升村（刘忠沟）出发，经地质队屯入山。当年的行军路线已不可考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向导领我们抄近路直奔乱柴顶子。沿途危岩险岭，溪水淙淙。背阴坡积雪尚达尺余，朝阳面冰棱花却在春寒中张

开了笑脸。10时整，考察队准确地到达乱柴顶子主峰北坡脚下。

同志们顾不上休息，稍事整顿便开始了艰苦攀登。因为是高耸的主峰，所以一开始坡度就很大，在40度以上，并且树木繁茂，藤葛牵绊，几十米长的倒木（因枯朽而被大风吹倒）横躺竖卧，攀登十分困难。69岁的老战士兰会田同志虽然经过多年的艰苦锻炼，但毕竟是岁月不饶人，十几分钟后就已气喘吁吁，遍体生津了。他说：为了找到遗址，实现多年的愿望，我要象当年打日寇那样，坚决冲上去。其它同志除向导外，也都汗流浃背了。大家互相推扯拉拽，前呼后应，历时两个钟头，于12时整，登上山顶。

大家来不及观赏山光水色，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察寻。在距山顶五十米处，老抗联战士兰会田同志惊喜地喊叫：“就是这里！”大家围拢过去，只见在半山腰有几处隐约可辨的土坑，四周散乱地堆着石头，坑内外都已长满了碗口粗的树木。我们按照兰会田同志以前几次回忆的情况，对这里进行了勘察。

这里位于乱柴顶子主峰西侧，山前怀。如从远处望去，明显地看到在大山上突兀而起两个小山包，东大西小，相距约二百米左右。这几个土坑就散座在两个山包之间的开阔地上。北侧相距五米并排两个较小，一个是团指挥所的营房，另一个是警卫排的营房；往南相距二十米处一个较大的，是战士的营房。他们的番号是三军六师一团，共有百人左右住在这里。营房修建，是在山坡朝阳处挖出一米深，四米宽的长坑，四周用石块，草皮等垒起一米多高，顶部用树木棚起，压上柴草和泥土。在距较大营房西十余米处，有两棵百年以

上大树，树下就是堆放粮食杂物的地方。在距整个营地西约五十米处，就是那座较小的山头，山头上一块巨石，就是当年瞭望哨的哨位。东距百米左右，则是那座较大的山包，如有敌情，可以登上山头，或打或走，退守皆宜。

面对此情此景，老抗联战士兰会田同志深有感触地仰天长叹：“啊！五十年了，终于故地重游。”是啊，大海沧桑，人间巨变，感叹何其深。我们坐在遗址故墟上，听兰会田老人讲述当时的情景。

……1939年，我们这部份人马从通河来到木兰一带活动，曾在拐把桥打过遭遇战；在陈切糕一带阻截过日伪江上巡逻部队，缴获两门迫击炮和两挺重机枪，后来埋在东山里，还袭击过新民镇。李兆麟（当时叫张寿篯）还在南利东小学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，宣传抗日救国道理（兰当时未在场，详情不清）。在木兰活动期间，曾收编了“大东来”、“于九江”、“一抹脸”等土匪武装，共同抗日。这年旧历10月末，临近年关，部队决定进山，免得打扰、麻烦老百姓。由一个姓翟的老汉做为向导，团长赵青山，政治部主任礼忠义陪同李兆麟，率队来到这里营造驻地。姓翟的老汉当时50多岁，是个常跑山的猎户，以后他又经常给我们买些日用品和医药用品，同时还利用跑山的机会向我们通报敌情，后来被日本人抓住杀害了。山外群众给我们筹集了许多粮食，送到指定地点，由我们的战士趁夜间背到山上。后来李兆麟要视察别的部队，同时我们又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，不宜长期住在这里，就派人把他护送到东山里。这一年的春节，我们就是在这个营地过的年，老百姓给我们送来一些猪肉和两千斤大米，还有油、盐等。粮食吃不了，堆放在大树下的储藏